

登頂天山博格達峰第一人

王鐵男：閱讀大美山河書寫戶外生活

中國高海拔戶外運動的先行者、登頂天山博格達峰第一人、有着「天山派野蠻登山家」之稱的王鐵男，日前攜新版著作《天上之山——王鐵男登山探險筆記》、《崑崙秘道——王鐵男徒步探險筆記》，登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「講好新疆故事」系列活動講壇，以「閱讀山河，登山也是一種生活」為主題，分享他近三十年登山傳奇背後的生動故事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王鐵男

為人低調謙和、中英文流利切换的王鐵男，從外表上絲毫看不出「野蠻硬漢」的痕跡。他在2016年退休之前是新疆廣播電視大學的高級工程師。然而其高海拔戶外運動經歷卻是相當傳奇：早在1998年便成為登頂天山博格達峰第一人，其後多次帶領陳君武、姚偉倫等香港登山運動愛好者登頂博格達峰、慕士塔格峰。62歲時，王鐵男登頂珠穆朗瑪峰，成為新疆登頂珠峰年齡最大的登山者（內地排名第二，第一是69歲的夏伯渝）。他並十餘次進入崑崙山和藏北地區探險，開闢了多條高危探險路線，獲得過首屆中國戶外探險金犀牛獎。

起步只為滿足好奇

新疆的登山和戶外探險運動是圍繞着這裏「三山夾兩盆」（阿爾泰山、天山、崑崙山、準噶爾盆地、塔里木盆地）的地貌開展的。從小在烏魯木齊市生活的王鐵男，日日仰望着東天山的博格達峰長大，對這座冰峰抱有強烈好奇心。1989年時看了某地理雜誌上對博格達峰的介紹文章之後，他明確了「一定要親自攀登上去看看」的人生目標。

那個時候，不止是他不知道「走上去的珠穆朗瑪、登上去的博格達」——海拔5,445米的博格達峰屬於技術性山峰，攀登難度遠高於海拔8,848米的珠峰，整個中國內地都還沒有「戶外運動」這一概念，戶外裝備更是罕見。「帳篷是參考畫報上外國人用的人字形帳篷圖片，自己用縫紉機縫製的。沒有瓦斯爐，就從低海拔地方背着柴火上山」。這「走向戶外的第一步」也沒有環保理念，當到達三個岔達坂，看腳下全是雪連，就隨手拔兩棵拍照留念……

而真正到了博格達峰腳下，看着眼前高聳入雲的偉岸冰峰，「早前「到了就順便登一下」的想法瞬間煙消雲

散——根本不可能登上去！結果就是到博峰腳下轉了一圈……」

無知「野蠻」教訓慘痛

這一次嘗試的後半程，王鐵男為自己的「無知者無畏」體驗到了「彈盡糧絕」的滋味。當時在看到海拔3,550米的登山大本營南邊有個山口，僅憑着滿腔好奇心就走路了下去。迎接他的是七八月份炎熱荒涼的戈壁灘上持續徒步50公里都得不到一滴水的慘痛教訓。

1997年夏再登博格達時，行前計劃依然粗放，行事風格依然「野蠻」。王鐵男身上背的糧多到可以在大本營外排出碩大的「1997」字樣來慶祝香港回歸。到達海拔3,950米的以肯齊達坂後，雖因自製帳篷遭夜雨淋透而感冒，第二天照樣因為新結識了職業登山運動員老胡而堅持喝了很多酒，結果引發高山肺水腫，萬幸死裏逃生。

傷病痊癒之後的王鐵男，依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。為了實現站在博格達之巔的夢想，他聯合山友成立了烏魯木齊登山協會，於1998年夏再次進軍博格達。雖然人多了，但幾乎個個腦子裏都延續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「轟轟烈烈為國爭光」的中國式登山理念。在驚天動地的宣傳造勢下，為了「首登的榮耀」，原本一個團隊且有着過命之交的老胡和王鐵男分裂，各自拉一支隊伍在天山之上較起了勁……

1998年8月4日，王鐵男率先登頂博格達峰。他回憶說，在當時那種極端功利的思想下，當聽到大本營的後勤人員在對講機裏說「我們看到你們了，馬上就到頂，加油呀」，頓時熱淚盈眶。「後來登頂珠峰就沒這麼激動，在珠峰頂上逗留將近兩個小時，一滴眼淚都沒有……最主要就是登山理念發生了變化。登山是沒有掌聲的運動，也是享受苦難的運動。現在是低調出門、純粹享受同大山的親密接



▲王鐵男著作《崑崙秘道》

香港隊員 謎般失聯

觸，安全回來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香港隊員 謎般失聯

也正是在1998年，經新疆登山協會撮合，王鐵男認識了同樣前來攀登博格達峰的香港攀石會成員，並達成了聯合攀登的口頭協議。然而，當兩支隊伍在大本營會合後，「面對我們這支穿着軍用大頭鞋、捆綁着沒有前齒的冰爪的登山隊，香港人當場反悔。現在回想起來，任何一支登山隊都不會同使用山寨裝備的隊伍合作，但當時就氣到要掀桌子……」

即便率先登頂成功之後，在下山途中與香港攀石會隊員們迎面相遇時，雙方依然視彼此如空氣。8月17日，剛進家門的王鐵男接到求助電話，3名香港攀石會登山隊員在山上失聯。他行裝未卸便夥同幾個隊員連夜出發營救。港人失聯的消息也引起國家層面高度重視，派出了直升機全力投入營救。但最終「香港隊員們的失聯成為博格達峰登山史上的一個謎。」（註：時隔10年後，三名失蹤者之一的林志偉遺骸，被冰川科考人員發現，另外2人仍音訊杳然。）

「當時我們分析，香港三名隊員是忽視了5,080米這一『魔鬼台階』，遭遇了減頂之災……」王鐵男在其著作《天上之山》中這樣寫道：它既是通向頂峰的最後驛站，又是危機四伏的地獄之門。站在5,080米向頂峰望去，似乎近在咫尺，用不了多長時間就能登上去。實際上這是博格達峰登山者最容易產生的一種錯覺。從5,080米到頂峰的路線極其危險，不但要橫切100多米陡峭的雪坡，通過漫長的冰岩混合地段，還要攀上50多米長、坡度70度的大冰槽。一旦登山者忽視了它的存在，從4,700米營地直接跨越它突擊頂峰，那必定是凶多吉少。因而這個台階也被攀登博格達峰的人們稱作「魔鬼5080」。

港人裝備 見證歷史

三名香港隊員遺留在4,700米營地的戶外裝備最後被分贈給前來救援的民間力量留作紀念。王鐵男留下的那一套爐具使用了十多年，之後放進了登山博物館。

而被三名香港隊員帶走的一頂名牌高山帳篷，經歷也頗為傳奇。據《天上之山》記載：2000年，著名登山人楊春風登頂博格達峰時在5,080米突擊營地還曾使用過，並在下撤時將其埋在雪裏。2001年8月，王鐵男和楊春風在帶領北京登山愛好者攀登博格達峰期間，專程為了這頂帳篷再登「魔鬼5080」。因為「對於裝備奇缺的我們，品牌高山帳篷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」。然而「這一次，不但帳篷沒找到，我倆還經歷了一次驚心動魄的生死考驗。」2012年，王鐵男再次登頂博格達峰。與此同時，楊春風登頂喬戈里峰。「我通過衛星電話分享彼此喜悅的同時，告訴他一個『喜訊』：我在『魔鬼5080』建營地時挖出了那頂名牌高山帳篷。」

可以說，這頂港人帳篷見證了中國民間登山史上的生動一頁。講座中，王鐵男感慨說，如今的登山圈子裏，中國人的裝備是全世界最好的。加上豪華的大本營、星級的服務，每每讓國外的登山團隊艷羨不已。「戶外裝備的進步，見證了我們國家的國力提升。」

登山生活 不歸常人

王鐵男說，登山是種生活，是人人都能參加的休閒活動。

然而在他的妻子眼裏，「登山生活並不屬於常人，一個沒有毅力的人是享受不到這種生活帶來的體驗。」為了有更好的體力享受登山的快樂，王鐵男幾十年如一日，堅持用各種方法進行體能訓練。從早年間工作日下班後扛着50斤大米跑步上下十二樓，到周末和假期的爬山、徒步，退休後的天天跑馬拉松……他62歲登頂珠峰就是一個「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」的生動故事。

在《天上之山》中，王鐵男寫道：「如今，國內的登山運動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登山作為一種商業活動也被越來越多的登山者接受，花錢僱傭協作或參加商業登山隊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登山模式。而在多年前，我們只是憑借團隊的力量挑戰高海拔雪山，『挑戰自我』，就是這樣一個簡單樸實的理念把我帶到了慕士塔格，就因為是沒有任何協作和嚮導的全自助式的攀登才使我記憶深刻。」

二人的生活可能

書評
文：湯禎兆

櫻木紫乃的《二人生活》（2018）較她的成名作《皇家賓館》（2013）更佳，但又不無聯繫的脈絡，看得人趣味盎然。首先，小說的背景仍是櫻木紫乃的主場「北海道」——選擇的是作者自身居住的江別市。有趣的是，近年在流行文化泛起的北海道風，全都善於捕捉北海道的僻遠及封閉感，滿島光及佐藤健的《初戀》中出現的札幌及旭川，背後常存女滿別的荒蕪氣息，正好勾起人對人心冰存的具體想像。與《皇家賓館》的鉅路不同，至少江別仍算屬札幌近郊，也算是北海道十大人口「稠密」的城市之一，可是當中瀰漫的破落氣息，由經濟不振至人心僵化都縈繞不散，為小說奠下極為切合的立體場景。

此外，作者的取材甚有眼光，有別於針對流行現象而發的入題，她眼中不是探討至荼蘼的老人獨居，而是同質不同類的「二人生活」——從《二人生活》的本事而言，那當然乃針對主人翁信好及紗弓一對夫婦而發，可是只要細心審視，書中各篇出現的人物，如信好的母親及亡父、紗弓的雙親、鄰家的老夫婦以及剛結識的電影評論家及百貨店店員等，各色人等何嘗不是不同模式的「二人生活」？正是大家共同呈現出同中見異的日常生活，於是當中的風味才來得立體傳神，也為人帶來不少深思玩味的延伸。

當中最直截了當的，當然就是幸福的探索。就由信好紗弓夫婦出發，就前者立場而言，被投閒置散的處境固然令人不快且不安，同樣後者也為因信好的不成器而感傷，但二人的生活是否就可簡單定性為不幸福？紗弓對信好老同學的醋意，正好說明人生的具體情狀，不圍起伏高低，人性總是真實流露。由是言之，我特別喜歡〈男與女〉一篇中的小插曲——兩人的生活從來不鬆動，生活上的飲食安排一直都要小心翼翼。（插一閒語，中譯本中小說



《二人生活》
作者：櫻木紫乃
出版社：時報

家陳雪的推薦文，委實寫得精彩動人，與原著絕對不遑多讓）可是就在紗弓為病人濱子憂心忡忡之際，夫婦晚餐的小插曲確實細緻感人。

當晚，信好負責下廚，他把意大利麵下鍋，佐料也不過是廉價的醬汁混合罐頭番茄及炒好的絞肉。紗弓負責試味，味道對信好而言偏甜，卻很適合剛小睡片刻的她。後來信好才說放了一點砂糖提味，也承認有點偏甜，而紗弓也乘勢揶揄半句「偷偷提味得太明顯了吧」！好了，但回頭一想，提味的做法其實是為紗弓而發，那就令人恍然大悟了——男與女之間猜不透的心事，正是在如此這般的日常片段中流露出來，一切不着痕跡，卻又處處心事重重。

簡言之，《二人生活》的好處是呈現出包容力的深邃。無論生死的隔閡、經濟地位上的差異，乃至婚姻觀念不一致也好，只要挪移一下，總有迴旋空間。我想起一位日本著名編輯村井有紀子的《二人生活》讀後感，她提及下筆之際，自己正好在周日出動，且已工作至深夜二時。而且已數月內從沒休息，手上正好在處理中村倫也百多頁的特輯專題，自己不禁在問：這樣的我能夠結婚嗎？渴望究竟「大概幸福」程度的「幸福」，可以嗎？我相信沒有人有資格可以為她作出任何回答，因為幸福與否，「大概」也只有她才以下結語。只是在百忙中能抽空看一本勾起自己思緒，好讓能稍從現實中喘息片刻的小說，大抵都算是一種小確幸吧！

十書介

仙靈傳奇陸：鏡道

作者：陳郁如

出版：親子天下

相傳秦朝時，方士徐福曾為秦始皇鑄造一面奇特的銅鏡，這面銅鏡可以照見五臟六腑，探知臣子們的忠心，然而秦朝覆亡後，銅鏡也隨着秦宮諸多寶物不知所終。千年後，名叫高羽的年輕男子來到汴京，他表面上只是一名行走四方，替人磨鏡的平凡工匠。實際卻懷有武功與一面祖傳銅鏡，身世神秘。

一日，高羽在街頭邂逅了一位叫做月升的女子，女子樣貌年輕，卻自稱來自千年前的秦朝，一開口便要求高羽幫自己找出五位弟子後代的下落……在《搗練圖》裏養傷的月升為何會出現北宋街頭？她此時現身尋找五名「隱靈法」後代又有什麼意圖？是



受閻石的黑暗力量影響？還是預言閻石即將再起？在所有謎團一揭曉後，糾纏對立千年的正邪勢力終將一戰！本書為「仙靈傳奇」最終章，帶領讀者走進十大傳世名畫《清明上河圖》，親炙宋朝繁華市井之魅力。

簡訊

AI輔助封面設計 史詩級科幻作品《拉丁姆》引進中國 探討人工智能如何超越機械人三定律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劉蕊）電影《流浪地球2》中，人工智能機械人moss發展出自我意識並製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機，引發人們對數字生命與人類文明的討論。ChatGPT強大的人工問答功能顯示了人工智能自主學習的無限可能性，全球互聯網巨頭爭相開發相關技術。人們不禁思考：未來，哪些人類工作會被機器取代？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會如何挑戰人類社會的倫理？面對技術的突破，又該如何理解「人」的本質？

法國當代科幻作家羅曼·呂卡佐提出另一種假設：如果人類消失，人工智能將何去何從？他在斬獲法國幻想文學大獎的長篇科幻作品《拉丁姆》中設想了一個沒有人類的世界。長達千頁的《拉丁姆》創作歷時六年，近日由浙江文藝出版社上海分社「key-可以」文化推出中文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是內地首部由AI輔助封面設計的科幻作品，從內容到裝幀，傳遞「由AI講述AI故事」的核心概念。

正如法國國家文化廣播電台對《拉丁姆》的評價：「承襲丹·西蒙斯與伊恩

·M·班克斯太空歌劇的遠見雄心，成功將高乃依的經典戲劇與萊布尼茨的哲學相融合。」這部長達千頁的史詩級作品的創作歷時6年，一經出版便斬獲2017年法國幻想文學大獎，成為當代法語科幻世界的一座全新高峰。

《拉丁姆》的故事始於羅曼·呂卡佐對未來的大膽想像：在蒼涼的未來世界，一場離奇古怪的瘟疫導致了人類的毀滅。故事的主角——一群人工智子，是為服務人類而設計的機器。對智子而言，「沒有人類的世界是不合理、不可能、自相矛盾的世界。」隨着時間的流逝，智子仿效人類的古羅馬文明，在銀河系建立起名為拉丁姆的巨大城邦，組建起自己的政治文化機構，在宇宙舞臺中上演一齣人工智能版的「文藝復興」。「拉丁姆」是後人類時代中智子文明的象徵，同時也是智子權力紛爭的中心。在不知不覺中，智子重複起人類歷史的更迭，隨着文明鐘擺的搖晃，智子社會陷入混亂。

「科幻小說是一種哲學式的，甚至是形而上學的文學。」呂卡佐這樣理解科幻小說。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呂



◆長篇科幻作品《拉丁姆》中文版引進出版

卡佐，擁有政治哲學碩士學位，曾任教於巴黎第四大學和巴黎政治學院，其深厚的古典哲學研究背景為這部小說提供了文化土壤。在《拉丁姆》的故事中，城邦、元老院、神廟、羅馬柱與人工智能、尖端科技、星際戰爭、新型物種等科幻元素相互碰撞，作者試圖以古典的形式進行更根本性的關於文明和人性的哲學反思。

知名書籍裝幀設計師陳威仲拿到《拉丁姆》譯稿，就決定用AI輔助設計，AI根據航天器被爆炸摧毀、薄荷色背景、綠色、森林、對稱、天藍色細節、紅色細節、超細節、美麗的燈光、鮮艷的色彩等英文關鍵詞，創作出的作品「慘不忍睹，又很有趣味」。前前後後，他用AI調整了20多次，才形成較為滿意的初稿。在AI繪製的基礎上，陳威仲又融入洛可可和莫比斯漫畫元素，同時搭配色塊、幾何線條等現代流行設計元素，並輔以印銀工藝，凸顯科幻感。